

/ 故园琐忆 /

范利娟

故乡是心灵的家园，写童年事，忆故园人，品老家味，抒思乡情。



/ 凝视非洲 /

贾志红

笔名楚歌，生于湖北武汉，久居河南洛阳，如今在非洲红土地上。



/ 老街旧话 /

孙新建

笔名沙草，洛阳老城人，爱家乡老街，觅乡愁乡情，打捞岁月的金子。



娃娃本

娃娃本是我们这儿的土语，带儿化音。它还有两个文雅的名字：连环画、小人书。

从洛阳东站下火车，出站后直行，穿过一条大街，再走几百米就到我的老姨妈家了。十岁时，我跟着奶奶去老姨妈家，刚出车站不远，就被路边地摊上的娃娃本绊住了脚步。花花绿绿一大片，目测得有上百本！长这么大，我看过的娃娃本加起来也不超过十本，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？“还是城里人好，娃娃本摆在街上叫人随便看。”我也想像其他人一样蹲在路边看，无奈被奶奶催着，只好一步三回头地走了。

接下来，那些娃娃本老在眼前晃，我坐立不安，趁人不备，从老姨妈家溜出来，直奔书摊。

犹如穷人乍入宝山，我摸摸这本，翻翻那本，觉得哪本都好，都舍不得放下。左挑右拣，我总算选中了讲述外国爱情故事的《忠诚》，很快就沉浸到故事情节里去了。

当我看完这本，准备换另一本时，摊主开口了。显然他已经忍我很久，估计看我是个乡下丫头，才没吭声。我的眼里只有书，无暇分神观察旁人的脸色，最主要的是，我根本就没想到看书还得掏钱。他说：这书不是免费看的。身无分文的我，像被人当场捉住的小偷，红着脸站起来，落荒而逃。

我开始攒钱买娃娃本。那时的孩子都没零花钱，我能想到的来钱门路，无非两种：装勤快，帮爹妈洗衣服，搜集他们偶尔遗忘在口袋里的分币；真勤快，拾破烂卖钱。相较而言，拾破烂更靠谱。碎布头、旧鞋子、破铜烂铁、过年时啃剩下的骨头，都难逃我的双眼和双手。

拾的破烂攒够了一篮子或者一布袋，我就走上两里地，把它们送到公社收购站。供销社的门市部在丰李街上，几十间房一字排开，蓝砖墙红瓦顶，看上去很气派。从门市部中间的一扇大门走进来，有一个堆满废旧物品的大院子，那就是收购站了。

沉甸甸的破烂换了几张轻飘飘的纸币，攥着它们，我转身就进了供销社的书店。钱少，每次顶多能买两三本。我趴在柜台上，那些花红柳绿的娃娃本，隔着玻璃安静地和我对视。挑出喜欢的，从售货员手里接过它们，像接过稀世珍宝。我记得买过一本《武松》，两毛多。

两个弟弟也学我攒钱买书。几年后，我们已经有了满满一木箱子的娃娃本。

许是童年在洛阳城看霸王书的旧事启发了我，上初三那年，我一时心血来潮，在逢会的星期天，把娃娃本们搬到丰李电影院门前摆了个租书摊。花上二分钱，就能租一本娃娃本打发无聊时光，对小商贩们而言，还是挺划算的。我第一天开张，生意就不错，挣了好几毛钱。

没想到，第二个会生意惨淡，只租出去三四本。傍晚，我去邻村姑娘的菜摊边讨要她借的书，她翻着眼睛，语气很冲地反问我：谁拿你的娃娃本了？你认错人了吧？

我愣住了。对一个重度脸盲症患者来说，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去辨认那一张张似乎都很相像的面庞。像她，又不像她，我迟疑半天，最终也不敢确认，只得悻悻地无功而返。

没挣住钱还弄丢了一本书，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积极性，我的租书生意就此做到了头。

那箱娃娃本逐渐被我冷落，不知所终。

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几十年之后，娃娃本会成为收藏界的热门品类。古玩城里，有专卖娃娃本的；旧书网上，品相不怎么好的《忠诚》卖到五块钱一本。我那箱娃娃本假如放到现在，倒是值不少钱呢。

阿芙

阿芙是个稚气未脱的姑娘，她在厨房帮厨，择菜、打扫院子、晾晒衣物是她的日常活计。她十六岁，她的脸确是十六岁，单纯如孩子，她的身形却成熟得像二十六岁，丰满、婀娜。无论十六岁还是二十六岁，把她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都是残忍至极的，况且这老男人已经有了三个妻子。

这个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，阿芙将成为他最年轻的妻子。阿芙的父亲在一个清晨来领阿芙，像主人来牵温顺的小羊。我们工程上的工人们都很愤怒，看着青春、美艳的阿芙头顶着花布包袱跟在她父亲身后，慢慢走出大门，他们眼睛都急红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她父亲欠了人家的债，只好用女儿来抵债。

有工人倡议为阿芙捐款，单子传到我这里时，已经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签名和许诺的金额。我拿着那张纸，听工人们絮絮地说着，说那笔债务并不多，不过是略大于一头牛的价格。就算是一头好牛吧，而一头牛的债务却要断送一个妙龄少女的一生，着实令人惋惜和愤怒。

我捏着那张单子，往院子里望去，阿芙站在乳油树下，父女俩被工人们拦了下来。此刻，他们站在那里等一个结局。

那一天的阿芙格外美，清晨的阳光似乎是专为少女准备的舞台灯光，她被这束光罩住，像一朵盛开的花。想到她即将进入一个一夫多妻的家庭，陪伴某个老男人，我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，回想起她刚来干活时单薄的样子。帮厨的工资不算多，但管一日三餐，大概就是因为充分的食物供应吧，阿芙敞开肚皮吃饭，在一年时间里迅速发育，胸脯丰满，臀部上翘，一个标准的非洲黑美人出现在我眼前。

似乎每个月发工资时，阿芙的父亲都会来找她，仿佛来领自己的工资一样应时。不知这份收入，是不是阿芙家最重要的现金收入。

阿芙最后留了下来，她父亲拿着大家捐的钱去还债。我一直把阿芙想象成一只羔羊，被从狼口解救下来的羔羊。我甚至想象着她会大哭一场，悲悲戚戚、惊魂未定，等着我们去安慰。可是，没有，我看不出阿芙的异常。这个姑娘从头顶取下包袱，重新回到她住的小屋，依旧眼帘低垂，长长的睫毛半掩着大眼睛，无惊亦无喜。那个在我看来足以颠覆她命运的事件，于她，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。

她放下包袱就往厨房走去，提一筐菜到水台上洗，动作依然慢悠悠的，边洗边和铁丝网外路过的村民闲聊，间或还笑几声，小狗壮壮在她脚边撒欢儿，整个院子似乎从没有发生过什么。倒是我，站在乳油树下，想着这个西非版的杨白劳和喜儿的故事，久久回不过神来。

我看着这个姑娘，她安静、漠然。或许她是糊涂的，她还是孩子，没有婚姻的概念，也不懂什么是爱。或许她是明白的，大彻大悟。在落后的西非，一个十六岁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，她眼里的婚姻无非就是吃喝穿戴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，跟了谁都一样吧。

阿芙就像一株贫瘠旷野上的植物，只管生长开花，抓住风是风，擒住雨是雨，观赏、赞叹抑或惋惜、愤怒，都是旁观者的情绪，与她何干呢？

太阳照常升起，院子里的乳油树又开花了，一树新的果实正在酝酿，不知道在新的一年里，阿芙又将经历什么。

文化街与清凉寺

洛阳古城现在火起来了，这与大家对老城的感情有关，偌大一个老城，逛完东、西大街意犹未尽，正好去洛阳古城看看。在洛邑古城北边，有一条地方小吃街叫民主街，文化街正与民主街相连。

文化街历史悠久，唐代此处建有清凉寺，街名同寺名，就叫“清凉寺”。民国时期，国民党洛阳县县党部在此办公，改名“党部街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定名为“文化街”，可能与此街的洛阳地区豫剧团排练厅有关，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，戏曲这种文化离老百姓最近。

这条街有二百多米长，宽约六米，东西向，不直，头弯向了东华街（现中州东路），尾巴与民主街相接。老城这样的小街小巷很多，以至于像我这样在老城长大的，对一些小巷也不是很熟悉。今年春上的一天，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后，我与继敏兄同路回家，路过民主街时，他忽然问我，李準写电影剧本《清凉寺的钟声》，是不是受到了文化街原有的清凉寺的影响。

我知道他的老家就在附近。他在报社供职多年，喜文史，是个有名的“老城通”，他提出来的话题往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沉思了一会儿，回答很有可能，因为李準青年时代曾在洛阳老城工作多年，那时候，文化街上也许还有唐代清凉寺的影子，就像现在西南隅仍存有安国寺一样。李準在老城的银行工作，银行曾分别在南大街和东大街办公，离文化街都不远，东大街银行的老房子现在还有。要到文化街，抬脚就到。我猜，李準可能经常散步到那里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与他聊天的老者，对“党部街”的叫法可能不习惯，仍管那条街叫清凉寺。艺术家的思维是活跃的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，李準善于从生活中提炼素材。与继敏兄这样聊着，不知不觉走过了文化街。

电影《清凉寺的钟声》，讲述了一名战后日本遗孤在河南乡村的曲折经历，表现了中原人民的质朴、善良，揭示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悲剧。影片由李準编剧、谢晋导演，多位优秀演员参演，如丁一、濮存昕、尤勇等，更引人注目，日军护士大岛和子由栗原小卷出演，栗原小卷因日本影片《望乡》《生死恋》而家喻户晓。

我们都知道，洛阳在北魏时期，寺院之多，在全国没有哪个城市可匹敌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据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北魏洛阳城内外，有寺院一千三百多座，可以说北魏洛阳曾是一座僧侣的城市。

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寺院呢？除了来自漠北的拓跋氏统治者崇尚佛教，还有一个经济上的原因，简单说就是“舍宅为寺”，即捐出自己的住宅，成为寺庙，自己也修行出家了，而且可以由此变“赋户”为“僧户”，不必纳赋税了。

北魏在洛阳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遗迹，历经岁月沧桑，有的走过来了，多数则在天灾与兵燹(xi àn)中消失。民国时期或者再早些，如清代后期，洛阳老城还有不少寺院遗迹，比如马市街的“华藏寺”，义勇东街的“法藏寺”，位于文化街的“清凉寺”也是一个证明。